

Successful versus unsuccessful Schools through the Eyes of Children: The Use of Interviews, Autophotography, and Picture Selection

儿童眼中的成功和不成功的学校： 访谈、自主摄影和图片选择法的应用

Darlene DeMarie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摘要

尽管有些自上而下的指标，如班级中的师生比例和根据标准化测试得分排名的机构等级能够预测儿童教育对未来的一些影响。但自下而上的因素，如儿童是否感到受欢迎和是否发现学习活动是有意义和愉快的，都可能对儿童的长期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然而，我们并不清楚儿童对于学校的看法以及在不同类型和不同质量的学校就读的儿童的看法有什么不同。本研究运用了三种方法，访谈、自主摄影和图片选择来研究儿童对自己学校的认识以及对于学校的这种认识是否会因学校被标签为成功的或不成功的而有所变化。本研究访问了 156 名从学前班到五年级（年龄在 5 到 11 岁）的儿童，了解他们的学校经历。在制作一本有关自己学校的书本时，儿童拍下觉得能够向他人展示出自己学校面貌的照片。他们也从一套事先准备好的标准照片中选择一张“最能代表”自己学校的、能展示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东西的照片。研究结果如下：(1) 不成功学校的被访者更可能把学校看作是一个注重学习、评估及测验的地方，而不是游戏和娱乐的地方，尤其是低年级儿童；(2) 成功学校的儿童比不成功学校的儿童更注重友谊的重要性；(3) 两所学校的儿童所选择的最能代表自己学校的图片一般与自己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的东西的图片不一样。

引言

在一篇关于儿童早期教育机构质量的文章中，卡茨（Kats, 1993）详细介绍了有关幼儿课程的质量的几种可能的观点。卡茨把其中的一个观点称之为自上而下的观点，如班级中的师生比例和班级的大小。其它一些容易观察和量化的因素，如根据标准化测验分数排名的机构等级，可能也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观点。

学生在标准化测验中的表现已成为描述学生个体在校的总体表现的重要手段，它同样暗示着美国公立学校的质量，包括那些有学前班和一、二年级的学校（参看 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 1983; Yell & Drasgow, 2005; Lee & Wong, 2004; Cross, 2004; Dorn, 1998）。在《不让一个儿童落后》的法案中，各州可以设定自己的程序来推动学生的学习，争取 2013—2014 学年的达标率接近 100%；各州也可以按自己的方式来测量学生的进步。学校需对测验分数“负有责任”，但是对于学校责任的解释和标准化测验的作用各州却并不相同。在从事本研究的佛罗里达州，《佛罗里达州综合成就测验》（the Florida Comprehensive Achievement Test 简称 FCAT）被定为佛罗里达州标准化成就的测验工具，用来评估学生对 1996 年出台的“阳光州标准”的掌握程度。佛罗里达公立和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的 3 到 11 年级的学生现在每年都要参加某种形式的佛罗里达州综合成就测验（阅读、写作、数学、科学）（Florid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0）。私立学校的学生则没有这一要求。

在《不让一个儿童落后》法案中，各州对于成功和不成功学校的界定也不一样。例如，在佛罗里达州，每个公立学校和特许学校会收到根据学校的《佛罗里达州标准化成就测验》的分数评出的一个等级：“A”（最高分），“B”，“C”，“D”，“F”（最低分）。

卡茨（1993）提出的关于学校质量的观点中有一种是自下而上的角度，它体现了幼教课程中儿童的观点。例如，儿童在学校中是否感到受欢迎，他们是否发现学习活动是有意义的、愉快的。一般人认为，学校中自上而下的指标能够预测儿童教育对未来的一些影响，然而卡茨（1993）认为，自下而上的因素可能对儿童的终身发展有更大的影响。但是有关儿童对于自己学校的看法以及不同类型学校的儿童有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却知之甚少。

研究儿童视角的途径

要了解儿童对学校经验的自下而上的看法可以有多种收集数据的方法。本研究结合了三种方法——访谈、自主摄影和图片选择任务。

访谈

仅仅运用访谈法收集来自儿童的数据是不够的。虽然儿童的词汇掌握从早期起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大约 8 到 14 个月时会说第一个单词，到 24 个月时大概会讲 300 个单词，到 18 岁时已掌握 6000 个词汇 (Ganger & Brent, 2004)，但幼儿可能无法运用口头语言表达出他们所有的想法或有关某一主题的知识。同时，当成人访问儿童时，成人和儿童之间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可能会影响儿童的反应 (Hayden & Ward, 1996)。儿童的访谈结果可能也会受到对方“要求特征”的影响——即人们（无论什么年龄）倾向于说出他们认为对方想要听的内容 (Orne, 1962)。

摄影

让参与研究者使用摄影的方法能够避免单独使用访谈法时出现的一些不足，同时能有助于提供个人的更深层次的想法。对文献的重温发现，对运用照片扩展访谈或者让参与研究者通过摄影来反映一种经验的数据收集方法有不同的术语。下面将简单地描述一下这些方法中的四种方法——照片激励，摄影语言，照片小册子和自主摄影。

照片激励法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中用得较多。在这种研究中，为了在访谈中获得更为丰富的资料，会向参与研究者出示照片或其它图像（如视频）。在有关照片激励法的一个文献综述中，哈珀 (Harper, 2002) 指出，图像比语词更能唤起人类意识更深层次的要素；仅仅使用词语的交流与基于图像和词语两者结合的交流相比，前者使用的大脑能力更少。在照片激励研究中所用的照片一般展示了个人的日常活动和生活，但是当个人看到照片时，他们可能会以新的方式看待和描述那些活动。

第二种方法是运用照片的语言来沟通 (例如, White, Sasser, Bogren, & Morgan, 2009)，在访谈过程中使用照片。选用照片，一般是黑白照片，是因为它们能引发参与研究者的情感反应。埃克雷特 (Akeret, 2000) 指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照片是指向他们自己的一种语言。

照片激励法和照片语言沟通法都不需向参与研究者提供相机。数据收集的其它两种方法——照片小册子和自主摄影——都需要使用相机。例如，在基洛夫，法奥，埃姆（Kirova, Fauza, Emme, 2006）的研究中，儿童用自己照的照片制作了一个册子给新来学校的儿童展示午餐时间的状况。这个被称为“照片小册子”的方法主要用在健康和护理行业中，而基洛夫等人把它运用于对移民和非移民儿童对于一般学校事件看法差异的研究中。

与本研究运用的方法最相似的是齐勒尔（Ziller, 1990）称为自主摄影的方法。参与研究者拿相机拍照，以此回答研究者提出的问题。在一个这样的研究中，要求青少年通过拍照回答“我是谁？”的问题。齐勒尔（1990）指出，拍照能够给人们授予权力，允许他们在没有研究人员所设定的限制的情况下自由表达，否则研究人员有可能会提出参与研究者认为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假设。自主摄影的标准化程序能够使研究人员对不同组别的参与研究者进行比较。例如，齐勒尔和罗勒（1985）比较了腼腆的和不自腼腆的大学生所拍摄的照片。

自主摄影的方法目前在幼儿研究中用的还不多。一项研究运用自主摄影法比较了3到12岁儿童对于实地考察动物园的重要性的看法（DeMarie, 2001）。结果发现，不同年龄的儿童所拍摄的照片存在量和质方面的差异。例如，年龄最小的儿童（如年龄3到5岁）所拍的照片中不仅动物照片的比例较低，在动物种类上还明显少于大年龄儿童所拍的种类（如年龄9到12岁）。学前儿童不去拍摄只有动物园里才有的动物，而是只拍摄他们在家（如羊、花栗鼠、蛇）或学校中（如金鱼）已经熟悉的动物。

图片选择

作者和同事（DeMarie, Foyle, & Mulé, 2010）设计了一个选择图片的程序来避免幼儿自主摄影时可能遇到的局限性。这个选择图片的任务给儿童呈现一套标准化的、带有标记的、有代表性的照片，称之为“激励卡片。”调查员要求儿童选择一张卡片来回答诸如这样的问题，“哪个图片最能代表你们的学校？”或者“这些图片中的内容哪个对你来说最重要？”。儿童选择图片的顺序被看作是评估图片内容对儿童的重要性的依据。儿童在做自主摄影时不需要离开访谈地点，因此，选择图片的任务为取得儿童的看法提供了一种更标准的方式。

在对一所得到C等级评分的位于佛罗里达州中产阶级家庭的郊区学校的研究中，达琳·德玛丽（DeMarie, Foyle, & Mule, 2010）等人发现，当参与研究的儿童来自同一任课教师和同一个班级时，访谈和摄影法得出的结果相一致。在运用不同的数据收集方法的情况下也获得了相同的结果，尤其是在涉及到有没有提到朋友，拍到朋友，或把有朋友在内的照片作为代表学校的典型照片方面比较一致。自主摄影和图片选择有助于了解儿童对学校的看法，但是任何一种方法得出的结果都不能完全复制自运用其他方法得到的结果。

研究问题

本研究考查和比较了佛罗里达州两所小学儿童的自下而上的看法。一所学校根据州的责任考评得分为A，被视为成功的学校；另一所学校得分为F，被视为不成功的学校。除了比较两所学校的儿童对于学校的看法，我们还调查了校内不同年级组之间的共性和差异（如幼儿园至二年级，三年级至五年级组）。本研究通过访谈法、自主摄影法和图片选择任务三种方法的结合探索了以下问题：

不同年龄或不同学校中各年级的儿童访谈中出现的常见主题有没有差异（如一所A级学校和一所F级学校）？

不同年龄或不同学校中各年级的儿童摄影中出现的常见主题有没有差异（如一所A级学校和一所F级学校）？

来自两所不同学校的儿童对选择图片的任务所作出的回应中出现的主题有差异吗？

与学业成功的学校同伴相比较，学业不成功学校的儿童拍摄较少照片，和/或他们较后选择有其他人的照片吗？

方法设计

环境

参与本研究的两所学校都是佛罗里达州的特许学校，都位于被看作是“弱势社区”的都市区域。它们都不为学生提供公共校车的服务。儿童通过申请，经过抽签的形式得以进入特许学校。学生的录取是从按人种和民族分层的申请表中随机抽取，以确保学生的组成能代表当地的种族和民族人口统计的百分比。在从事本研究时，佛罗里达州特许学校所得到的公共财政经费只比公立学校略少一点。

尽管特许学校没有当地公立学校那样的课程要求，但他们的学生要像公立学校的学生那样在同一时间参加规定的《佛罗里达州综合成就测验》，学校也像所有公立学校一样参与评级。本研究中成功的学校得到了来自州政府评定的 A 级，而不成功的学校得到了 F 级。事实上，在收集了本研究的数据一年以后，该校就被永久地关闭了（私立学校的学生无需参加这样的测验，私立学校也不用参加评级）。

当研究人员在访谈和自主摄影的途径之外去观察两所学校时，观察到两所学校的教学不一样。F 级学校的教育较少运用主题的方式，更关注对知识和程序的死记硬背。在 F 级学校中的儿童经常在做书面练习题，在安静的教室中自己独自学习。每当我们进入一个 F 级学校的教室时，儿童总要抬起头来看看我们，知道有人进教室了。相反，A 级学校的儿童很少注意到我们的进入；他们一般分组活动，不仅可以在教室里活动，还可以在走廊和户外进行小组活动。他们通常学习主题式单元，偶尔也出去进行实地考察以丰富学习。他们还制作东西来展示自己的学习，他们看起来比 F 级学校的学生有更多彼此交谈和在教室和学校大楼里走动的自由。

参加研究者

在参与本研究的 156 名儿童中，男生 83 名，女生 65 名（8 个家长在家长同意书中没有公开他们孩子的性别）。有 123 名儿童来自成功的学校，33 名儿童来自不成功的学校。学前班儿童 65 名，一年级儿童 29 名，二年级儿童 10 名，三年级儿童 25 名，四年级儿童 9 名，五年级儿童 18 名（平均年龄 7.23 岁）。所有参加者的父母都签署了同意书，儿童则口头表示了同意参与本研究。

我们根据年级把参加者分成：低年级组（幼儿园到二年级）和高年级组（三到五年级）。以这种方式分组的一个原因是佛罗里达州的“与重要利益关系挂钩的测验”是从三年级开始（参见 Florid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0），一般会 给三到五年级的学生提供重要的课堂经验。按年级分组也与学校自身的建筑结构有关。学前班到二年级的儿童在 A 级学校的第一层，而三到五年级在第二层。F 级学校的年级划分也很相似，这两个年级都在同一层楼上，但中间有一条走廊刚好把两个年级组隔开。

各班教师根据本校同年级学生或同年级学生全国性的成绩数据为依据，在一个成绩评定表上把参与研究者分成“低水平”、“中等水平”、“高水平”三组。A

级学校教师对照本校中同年级其他学生的成绩把 9 名儿童评为低水平，13 名儿童评为平均水平，16 名儿童评为高水平。当参照全国的同一年级儿童的成绩时，他们把 5 名儿童评为低水平，17 名为中等水平，16 名为高水平。这所学校中参与此项研究的儿童的平均全国性阅读测验百分位分数为 66.48（标准差为 23.82），数学测验百分位分数为 66.49（标准差为 23.96）。虽然 F 级学校的教师没有完成要求他们填写的评定表，我们得到了家长的允许，可以使用 16 名儿童《佛罗里达州综合成就测验》的平均分。他们的分数分布在 151 到 382 之间。《佛罗里达州综合成就测验》是一个标准参考测验，佛罗里达州政府规定 300 分为合格分数。在 F 等级学校中，16 名儿童中有 13 名儿童的阅读分数低于 300 分，有 12 名儿童的数学分数低于 300。这就是为什么该学校被佛罗里达州评为 F 级的原因，达到 300 分以上的学生很少。

研究程序

访谈。 所有访谈都在儿童教室外面的走廊中进行，有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访谈员是大学生或研究生。研究人员告知儿童要制作一本有关他们学校的介绍，问他们是否想要为这本册子拍一些照片。然后访谈员说他或她想在这一行动开始之前问儿童一些问题。向儿童提出的问题如下：

- 请把你在学校度过的一天情况告诉我。
- 在学校里你做些什么事情？你还做其他事情吗？
- 你在学校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
- 这一年你在学校里学到了什么？
- 昨天你在学校里学到了什么？
- 在学校里你最喜欢学什么？
- 你们学校最特别的事情是什么？
- 有关你的学校，你还有其他的事情想要告诉我吗？

如果儿童不回答问题或不说“我不知道”，那么重复同一问题，十秒钟之后（仍不回答或不说“我不知道”），访谈员问下一个问题。访谈大概持续 15 分钟。所有的回答都进行了录音，之后把它转录成文字进行编码。

自主摄影。 在访谈中，访谈员给儿童示范了如何使用大型索尼数码相机拍照

(大多数儿童没有使用这种相机的经验)。当拍照时，研究员帮助他们拿稳相机。访谈员问儿童他们首先想要拍什么照片放在册子里，他们的回答都录了下来。儿童拍照之后，儿童和访谈员回到访谈的地方并在 2.5 英寸的 LCD 屏幕上看照片。之后访谈员问了以下问题：

- 跟我讲讲这张照片吧。
- 你为什么拍这张照片？
- 这张照片是如何展示你们学校的？

访谈员提醒儿童他们还可以“拍摄任何事物的照片”，儿童运用同样的程序拍了第二张和第三张照片。拍照片时不能离开学校。

选择图片任务：作者在以前的研究中（参见 DeMarie 等人, 2010）执行该项任务的经验发现，在选择图片的任务中选取 11 张照片是比较理想的。每张激励卡片上都贴有一张有标记的学校照片，描述了学校的某些方面或部分情况。许多标记均根据以前的研究结果选择；还有一些标记是用来帮助区分两种可能的看法（如“做课堂作业”相对于“学习新东西；”“朋友”相对于把一个无人的教室称为“我的教室”）。本班教师协助研究人员找到他们学校的照片来代表每个标签。标记和照片的描述见附录 A。

每个儿童选择图片的任务是在第一次访谈后的至少一周后安排，由没有做过第一次访谈的研究人员进行。激励卡片按固定的顺序呈现给儿童。在访谈员读过每个标记后，儿童重复一遍，访谈员把正面朝上的激励卡片在桌子上摆成四行矩阵。要求每个儿童首先选择他或她认为最能向他人展示自己学校的照片。然后儿童把激励卡片拿给访谈员。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所有的激励卡片都拿完。当儿童完成了最后的选择，访谈员说，“你最后选择的是这张图片。这说明你不认为这张图片能代表你们的学校，为什么呢？”访谈员记录儿童选择的顺序和儿童有关选择问题的回答。最后，访谈员把 11 张激励卡片摞在一起还给儿童并说，“现在，所有这些卡片中，哪一张对你来说最重要？”记录下儿童的选择。

编码

两所学校的访谈数据都转录成文字，然后用附录 B 所示的编码类别进行编码。在阅读了所有的文字记录后，如果发现需要添加一些新的主题来描述这些儿童的回答，研究人员可以添加用星号做了标记的题目作为主题类别。每个问题的回答

都是单独编码。如果儿童回答一个问题的答案符合一个以上的编码类别（例如，回答问题，“你在学校学习什么？”回答为“我学习数学、阅读、写作以及和数学有关的内容”），那么只在那个类别中计算一次。然而，如果儿童回答了学习什么的具体信息（例如，“我学习如何数数，如何做加法，如何做减法”），每个答案都要计算（即在数学类别中计三次）。

两个独立的编码人员复审儿童在访谈和自主摄影中的选择。给 A 级学校访谈结果编码的一致性达到 92%，给照片选择编码的一致性达到 91%。另外两个独立的编码人员给 F 级学校的访谈结果编码的一致性达到 97%，给照片选择编码的一致性达到 98%。在那些编码人员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下，由第三方独立的编码人员给访谈结果和照片进行编码。最初的两个编码人员通过对结果的比较和讨论后制订了新的规则。在附录 A 中，如果只出现了一个粗体字主题，那这个粗体字的主题也被当作一个编码类别。如果一个粗体字的主题下还包含了不加粗体字的类别，那不加粗体字的类别也被用作编码类别，不加粗体字的编码类别汇总起来就成为一个加粗体字主题的总体。例如，粗体字主题“行为习惯”既作为一个编码类别又作为一个主题，但是主题“食物”就不是。因为不加粗体字的编码类别早饭、中饭和点心是在粗体字主题“食物”下面。比如，这三个不加粗体字的类别总体加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食物”主题。这些主题的总数会用于数据的分析。

教师、朋友、地点和事情是儿童自主摄影中的四个主题类别。在涉及到了两个主题类别（如教师和朋友）的情况下，总的百分比要在这两个主题类别上对分。

结果

访谈中主题的分布

我们的第一个研究问题是“在儿童访谈中出现的常见主题有没有因应儿童的年龄或学校的等级而出现差异（即 A 级学校或 F 级学校）？”运用方差分析的方法计算出儿童访谈中描述的每个主题的百分比，学校（A 和 F）和年级组（较低和较高年级组）作为组间因素。年级组和学校组的儿童谈论主题的百分比见表 1。在统计分析结果一栏中，“GG”表示有明显的年级组主效应，“S”代表有明显的学校主效应，“GG*S”意味着年级组和学校之间有显著的交互作用。如表 1 所示，在谈论核心学习内容的百分比（ $F(1, 137) = 21.78, p < .001$ ）和谈论教师的百分比方面（ $F(1, 137) = 10.29, p = .002$ ）存在显著的年级组 and 学校的交互作用。对二者的

方差分析显示出它们都存在明显的年龄组主效应和学校主效应（所有的 p s $< .01$ ）。

A 级学校的儿童对核心学习内容（即数学、阅读和写作等）的谈论明显少于 F 级学校的儿童。这个现象在 A 级学校的学前班到二年级组的儿童中尤其明显，他们对核心学习内容的谈论明显少于 A 级学校的高年龄组的儿童和 F 级学校的所有参与研究的儿童。事实上，对核心学习内容的谈论在 F 级学校的年级组间没有显著差异。

F 级学校高年龄组的儿童对教师的谈论大大多于该校的低年龄组。相反，A 级学校的两个年级组谈论教师的频率相近。F 级学校的学生对评估和测验（1.72%）的讨论也明显多于 A 级学校的学生， $F(1, 137) = 8.08, p < .005$ 。（事实上，A 级学校的低年级组儿童几乎没有提到评估和测验。）总的来说，相对于 A 级学校的儿童，F 级学校的儿童在访谈中，表现出更加着重教师，测验和学习。

主题**/学校	年级组*		
	学前班到二年级组 ($n = 120$)	三到五年级组 ($n = 28$)	有显著差异 ***
核心学习内容			GG, S, GG x S
"A" 级学校	25% (15%)	47% (14%)	
"F" 级学校	48% (16%)	42% (13%)	
教师			GG, S, GG x S
"A" 级学校	2% (4%)	4% (4%)	
"F"级 学校	2% (3%)	10% (8%)	
娱乐			GG, S
"A" 级学校	14% (11%)	6% (6%)	
"F"级 School	7% (6%)	4% (4%)	
朋友			S
"A" 级学校	4% (6%)	3% (4%)	
"F" 级学校	1% (6%)	1% (4%)	
评估或测验			S
"A" 级学校	<1% (2%)	1% (2%)	
"F" 级学校	2% (4%)	1% (3%)	

注:* 低年级 = 学前班到小学二年级， 高年级 = 小学三年级到五年级。

** 根据表 1 所示的方差分析，有显著的年级组主效应（GG）和/或者有明显的学校主效应（S）

和/或者有明显的年级组和学校间的交互作用(GG x S)。

*** 根据 2 (年级组) x 2 (学校) 方差分析, GG =有显著的年级组主效应, S =有明显的学校主效应, GG x S =明显的年级组和学校间的交互作用。

A 级学校的儿童对游戏的谈论明显多于 F 级学校的儿童, $F(1, 137) = 5.71, p = .018$ 。然而, 要指出的是, A 级学校高年级组的儿童对游戏的谈论明显少于低年级组儿童(五年级的比例是 4.21% 而学前的比例是 16.64%), $F(1, 137) = 6.85, p = .010$ 。A 级学校的两个年龄组儿童(3.44%) 对朋友的谈论多于 F 级学校的儿童(1.06%)。

儿童自主摄影中主题分布

我们的第二个研究问题是“在儿童摄影中出现的常见主题有没有因应儿童的年龄或学校的等级而出现差异(即 A 级学校或 F 级学校)?”用卡方分析审视参与研究的儿童的学校与他们在自主摄影中所出现的各个主题(教师, 朋友, 地点和事情)之间的关系。四个主题中有三个存在显著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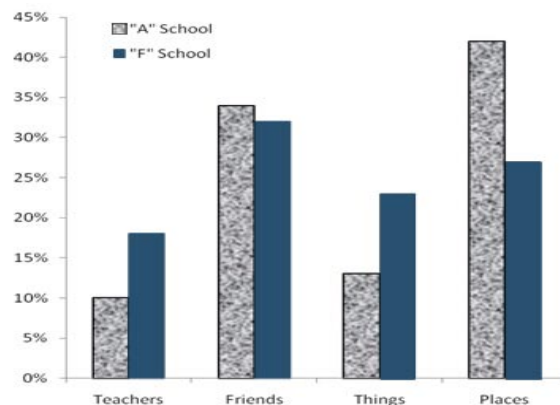


图 1 在每个类别至少拍了一张照片的两所学校的儿童的百分比。

F 级学校拍了至少一张教师照片的儿童比例显著高于 A 级学校的儿童比例 ($\chi^2(df = 1) = 4.17, p = .043$); F 级学校拍了至少一张事物(例如, 矿泉水, 布告板上贴的文件)照片的儿童比例也高于 A 级学校的儿童比例 ($\chi^2(df = 1) = 3.79, p = .054$)。A 级学校拍摄至少一张地点的照片的儿童比例高于 F 级学校儿童比例(例如, 室外和美术室), $\chi^2(df = 1) = 4.38, p = .038$ 。F 级学校儿童在自主摄影中对教师的强调与在他们的访谈所得到的结果是一致的。

图片选择任务中的主题分布

我们的第三个问题是“来自两所不同学校的儿童对选择图片的任务所作出的回应中出现的主题有差异吗？”表2和表3展示了用来提问的所有11张激励卡的图片选择标记，“哪一张图片最能展示你们的学校？”和“哪一张图片能展示你觉得最重要的东西？”在这11个标记中产生了可进行卡方分析的5个类别（即粗体字的标记），如果所有的11个标记都作为独立的类别时，较多的类别数据频次会出现小于5的状况。考虑到这一情况，教师和朋友这两个类别被保留下来作为单独的项目类别。而学业类别则包含了阅读书籍、学习数学、做课堂作业和学习新东西四个项目。游戏和娱乐类别由游戏和娱乐两个项目组成。最后，学校场所类别包括我的教室、学校建筑物和办公室。

卡方分析发现，学校（A级学校和F级学校）和儿童选择的第一张最能展示他们学校的照片类别间存在显著相关， $\chi^2(df=4) = 29.13, p < .001$ 。如表格2所示，A级学校的儿童更可能选择代表朋友和游戏/娱乐类别的照片，F级学校的儿童更可能选择代表学习类别的照片。这些发现与访谈中的结果相似，访谈中F级学校的儿童更多谈论学习，较少谈论游戏和朋友。在选择图片的任务中，教师和学校场所类别的统计结果在两所学校间的差异非常小（即差别小于10%）。

主题	School	
	“A”级学校 (<i>n</i> = 120)	“F”级学校 (<i>n</i> = 28)
教师	8%	14%
我的朋友	23%	7%
学习	13%	54%
读书	3%	4%
学习数学	4%	18%
做课堂作业	3%	21%
学习新东西	4%	18%
学校场所	35%	25%
教室	3%	21%
学校建筑物	28%	0%
办公室	3%	4%

游戏、娱乐	21%	0%
运动场	11%	0%
玩	10%	0%

注：进行卡方分析的是加粗体字的类别。没有加粗体字的项目是最初的图片标记，它们合起来以后形成了上面由粗体字表示的五个类别。

运用卡方分析计算出学校和儿童回答“哪一张照片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时选择的照片类别间是否存在显著相关。再次地，发现类别和学校之间存在显著相关， $\chi^2(df=4) = 17.92, p = .001$ 。如表 3 所示，A 级学校儿童更可能选择代表朋友和场所的照片，而 F 级学校儿童更可能选择表示学习的照片。

主题	学校	
	“A”级学校 (n = 120)	“F”级学校 (n = 28)
教师	14%	14%
我的朋友	28%	7%
学习	18%	54%
读书	1%	4%
学习数学	4%	18%
做课堂作业	4%	21%
学习新东西	8%	11%
学习场所	32%	14%
教室	4%	0%
学校建筑物	21%	0%
办公室	7%	14%
游戏、娱乐	9%	11%
运动场	3%	0%
玩	6%	11%

* 进行卡方分析的是加粗体字的类别。没有加粗体字的项目是最初的图片标签，它们合起来后形成了上面由粗体字表示的五个类别。

A 级学校的儿童中，选择了游戏照片来代表学校的儿童不会继续把游戏选为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东西。A 级学校有 21% 的儿童选择游戏/娱乐类别的图片来展示他们的学校，但只有 9% 的儿童选择游戏/娱乐中的一个来表明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在 F 级学校恰恰相反。F 学校没有儿童选择游戏的图片来回答 2 个问题中

的任何一个问题。F 级学校的儿童没有人选择“玩”来展示他们的学校，虽然有 11%的儿童选择“玩”来回答“哪一个对你来说最重要”的问题。

每所学校照片中出有成就形象人物的情况

我们的第四个研究问题是“与学业成功的学校同伴相比较，学业不成功学校的儿童拍得较少涉及人的照片，和/或他们较迟选择涉及到人的照片吗？”这个问题不能得到肯定的回答；大多数有关参与研究的儿童的学业成绩的信息都不完整，因为研究人员无法得到所有家长的同意向学校索取儿童的成绩数据，而且从两所学校收集到的评价数据所用的测查工具也不一样。对于取得其成就测验分数的儿童，我们运用皮尔逊相关分别地计算 A 级学校和 F 级学校数学或阅读成就测验分数与出现人物照片的百分比之间的相关性。F 级学校儿童的数学成绩与 16 名儿童拍摄人物照片的百分比之间存在显着的相关 ($r = .68, p = .006$)。阅读成绩与这 16 名儿童拍摄人物照片的百分比之间的相关不显着。然而，需要注意它的相关系数是 $0.42, p = .115$ 。A 级学校儿童的成就测验分数与 51 名儿童拍摄人物照片的百分比之间的相关几乎为零。与阅读成绩的统计结果是 $r = -.08, p = .50$ ；数学 $r = .03, p = .83$ 。

最后的一项分析专门针对 A 级学校的儿童进行。我们比较了教师根据全国性数据评定出的低成就者和中等或高成就者的儿童。一些证据表明，总的来说，这些儿童较少提及到朋友。只有 40%的低成就者在访谈中提到一个或以上的朋友，而 60%的中等或高成就者会这样做。低成就者没有拍摄涉及朋友的照片，而 65%的中等或高成就者会拍到朋友。只有 40%的低成就者在前三张图片选择中选择了“我的朋友”的照片来回答“哪张图片最能表现你的学校？”这个问题，而 60%的中等或高成就者会这样做。可是，同样要注意的是在 A 级学校中只有 5 个儿童被教师评定为低成就者，所以这个研究结果目前看来应该只是一种尝试性结论。

讨论

三种数据收集方法得出的结果表明，A 级学校和 F 级学校儿童对学校的认识上表现出一些关键的差异。首先，很明显，F 级学校的儿童更强调学业，更少强调游戏。在儿童低年级时更强调学业成绩的学校，反而后来儿童的实际学业成就

更低。某些人可能认为高学业成就的学校各个年级都会强调学业，但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恰恰相反。

虽然在对 A 级学校儿童的访谈中，学业的谈论并不多（尤其是在低年级组儿童的访谈中），但当他们提到学习，他们通常会具体说正在学什么（如，“我们正在学如何做除法”）。F 级学校的儿童更可能说出科目的名称（例如，我们正在学习数学）或者简单地谈论在学校做作业或制作东西。这些结果说明了两所学校在学习的内容和程序与儿童的关系上有所不同，以及两所学校儿童对于学校对他们的游戏、娱乐和有意义的学习方面支持程度的感知上有差异。

在选择自主摄影和激励卡片的任务中，A 级学校儿童比 F 级学校儿童更倾向于考虑选择自己的教室或学校大楼之外的地方，如美术室或音乐教室。在 A 级学校，两个年级组的大多数儿童的选择反映了一种把学校当作学习者的共同体的观念。例如，A 级学校的一个学前班孩子选择拍摄五年级学生在楼上走廊里建造的一个城市模型。她谈了这个城市模型中的一些大型建筑物。F 级学校儿童在谈论或者拍摄的照片中没有反映出这种对学校共同体（例如其他班级的作品）的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和 F 级学校的儿童相比，A 级学校的儿童把学校当作一个更宏大的场所来表现，而 F 级学校儿童的选择只表达了有关他们自己的教室、自己的老师和自己周围事物的意识。

图 2 展示了 A 级学校一个三年级儿童拍摄的照片。五年级的学生在学习有关洞穴的内容并进行了一项研究洞穴的实地考察。这个三年级的儿童拍摄了高年级学生的记录文档，这一展示包括他们实地考察的照片和相关体验的书面报告。



图 2. A 级学校三年级学生拍摄的由五年级学生创作的关于洞穴的展示照片

在 A 级学校，与他人的关系是儿童学校经验的一个重要部分，对低年级组儿童来说尤其如此。在 F 级学校儿童的回答中很少出现“朋友”的类别。A 级学校儿童谈论朋友的百分比比 F 级学校儿童的多三倍。在激励卡的选择上，A 级学校儿童选择“朋友”激励卡片作为最能表现学校的图片要比 F 级学校儿童多三倍，在选择对他们而言什么是最重要的图片上，A 级学校儿童选择“朋友”的比 F 级学校儿童可能要多出四倍。在 F 级学校，儿童玩的时间较少，很可能意味着他们交朋友的机会也比 A 级学校更少。同样，F 级学校儿童很可能在校外的朋友比在校内的朋友更多；我们的研究方法没有关注校外发生的情况。

与成功的 A 级学校相比，F 级学校儿童对有关游戏和朋友的谈论以及选择表现游戏或娱乐的照片都不多。在不成功的 F 级学校，儿童回答中占主导地位的内容是与教师和学业有关的活动。在 F 级学校，一些低年级组儿童谈到测验和其他的评估；而在 A 级学校的低年级组中，没有儿童谈到考试和评估。

在不成功的学校中，有好几个儿童选择了游戏照片作为回答什么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而没有人选择这样的照片来展示他们学校的真实状况。在儿童学校生涯的早期强调学业和测验总体上有可能使学校成为一个儿童不太喜欢的地方吗？这样过早地强调有可能事实上对儿童今后的学习造成有害的影响吗？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成功和不成功学校的儿童对学校的感知上存在差异。应当注意，这里所有报告的结果都是相关研究。我们不能（想当然）认为儿童在低年级有朋友，有乐趣，学习或评估不多，他们的学业就会取得更大的成功。也许太多低学业水平的学生给学校带来了压力，学校不得不限制游戏和建立友谊的机会和更强调学业。我们很想知道，F 级学校的教师是否认为这是与他们班级的儿童相处的最好方法。

不管这些相关性的原因是什么，在儿童的角度看，成功学校在小学低年级中发生的事和在三到五年级中发生的事之间有很明显的差异。

后续研究的建议

自主摄影是在有关幼儿的研究中相对较新颖的一种方法。结合访谈和选择图片任务来使用自主摄影，研究者可能会获得在儿童眼中有关学校的一个相当完整的画面。如果要运用这种方法解决其他情境中的研究问题则需要做进一步的探究。

例如，在图片选择和拍照时，其他成功学校中的儿童比不成功学校的同龄人会表示出更多的与朋友的关联性吗？高学业成就与儿童表达的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有相关吗？改变不成功学校的氛围来增进儿童的友谊能同时带来学业的高成就吗？额外的人口统计数据可能有助阐明低成就与较少朋友之间的联系是否与家庭变动相关。如果低成就的儿童是那些迁居更频繁的儿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与他人联系较少和为什么在学校学业较差的原因。我们是否可以知道，如果儿童不拍摄包含朋友的照片或者如果他们选择的前三张图片中不包含人物的照片，儿童是否就面临学业失败的危机？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他们入学的第一年到整个小学阶段进行纵向跟踪，观察他们的谈话、照片和图片选择是否会随年龄发生变化，看早年朋友的缺失是否能预测后来的学业困难。

在未来的研究中，向儿童询问更多有关他们特别的课堂体验方面的问题和让儿童拍照回答这些问题可能都比较有效。例如，不要求儿童向研究人员展示学校的状况，而研究人员可以问这样的问题，“你们的学校是什么样的？”“你们在学习什么？”或者“在你们班上怎么学习解决数学问题？”或者“在你们班上阅读怎么样？”儿童的选择会表现出教学方式上重要的区别吗？

后续研究中的另一个可能是加入对课堂教学的观察，计算一天中用于学习和游戏的百分比，然后将这些数字与儿童通过谈话、拍照和选择图片向其他人展示他们在校学习什么的方式相联系。或可发现游戏和学业之间的最佳平衡吗？

后续研究可以审查不同种族或民族的儿童对同一所学校的看法。本研究除了涉及年级因素以外，没有涉及种族和社会阶层方面的差异。在儿童和本班老师对学校的看法上进行比较可能同样有趣。只在一所学业成就个别差异较大的学校里进行研究也有好处，可以比较一下同一所学校中的低成就、中等成就和高成就儿童对学校的看法。

结论

本研究通过访谈法、自主摄影和图片选择三种方法的综合研究发现，儿童对自己学校的感知有很大的差异，使得在获得不同评价的（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学校就读的儿童对自己所在学校的一些关键看法上出现显着的差异。访谈、自主摄影和图片选择不能简单地复制其他人的研究结果；每种方法都对理解儿童对学校的认识作出了贡献。这种方法对将来从自下而上的观点来研究学校很有前景（Katz, 1993），它能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学校对儿童生活的长期影响。

致谢

本研究得到了南佛罗里达大学教师专业发展津贴（#1725943RO）和教育学院微型奖学金的支持。一些帮助收集数据或编码的本科生得到了南佛罗里达大学大学生研究办公室的津贴支持。我们感谢下面这些参加研究数据收集或编码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萨布丽娜·克里帕拉尼·普伦，伊丽莎白·迪森，凯利·福伊尔，朱莉·哈克，本·格拉法姆，朱莉·格里斯，艾米·伊尔格斯，玛丽萨·福伊尔，克里斯多佛·M. 雷耶斯，南佛罗里达大学教育发展系 4111 号课程的学生以及帕特丽夏·阿尔瓦雷斯·麦克哈顿博士和她南佛罗里达大学特殊教育专业的研究生。

作者信息

达琳·德玛丽是坦帕市南佛罗里达大学教育心理学的副教授。她是 2007-2008 年度和 2008-2009 年度前往南非的富尔布莱特学者和南非林波波大学儿童发展中心的联合创始人。在 1998 年之前，她曾担任马斯金格母大学儿童发展中心系主任。并曾再 1997 年前担任马斯金格母大学的早期儿童暑期培训学院（Early Childhood Summer Training Institute, 缩写 ECSTI）主管。她同时在俄亥俄州教一、二年级以及一到三年级和七八年级的有学习障碍或行为失调的学生。她目前的研究关注儿童的记忆发展和儿童如何感知自己的学习环境。

Darlene DeMarie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4202 East Fowler Ave. - EDU 105

Tampa, FL 33620-5650

Email: demarie@usf.edu

译者：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 吕雪

审校：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 周欣